

程蔚东剧作选

3

中国空姐

浙江文艺出版社

程蔚东剧作选

3

中国字姐

浙江文艺出版社

作者简介

程蔚东，安徽绩溪人，1953年9月1日出生，毕业于武汉大学中文系。

1969年杭州五中毕业后下乡，1979年调入浙江电视台，先后供职记者、编辑、编剧岗位。1989年至1994年任浙江电视剧制作中心文学室主任，1995年至1998年任浙江教育电视台台长，1998年至2001年任浙江广播电视厅副厅长，2002年至2004年任浙江广播电视集团副总裁，2005年至今任浙江广播电视集团总编辑。兼任浙江省文联副主席、浙江省视协主席、浙江省作协副主席、浙江省记协副主席、浙江广播电视研究院院长。

具有一级编剧职称，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是党的十四大、十五大代表，浙江省十届人大代表。

1975年开始发表文学作品，1995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曾三次荣获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多次获得全国电视剧『飞天奖』、『金鹰奖』和浙江省优秀文学奖。个人获全国电视剧『飞天奖』最佳编剧奖、全国电视艺术突出贡献奖、全国首届百佳电视艺术工作者称号及浙江省首届鲁迅艺术奖突出成就奖。

程蔚东剧作选

⑩ ⑨ ⑧ ⑦ ⑥ ⑤ ④ ③ ② ①

中国神火

中国商人

中国空姐

春蚕·秋收·残冬 你为谁辩护

古塔风铃 金色夜叉

藏边人家 大爆炸 戴安澜将军 库房里的太阳 古桥遗风 浪漫黄昏

子夜

一江春水向东流

玉卿嫂

孤岛



作者肖像

来自天空的声音
是一种无处不在的东西
——题记

主要人物表

童 真	女	35岁	凤凰航空公司乘务部八分部主任乘务长
赵亚岚	女	32岁	凤凰航空公司乘务部八分部2号乘务长,后任八分部经理
蓝星儿	女	24岁	凤凰航空公司乘务部八分部3号乘务长
林秋妹	女	20岁	凤凰航空公司乘务培训中心学员,后为八分部乘务员
叶 子	女	22岁	凤凰航空公司乘务培训中心学员,后为八分部乘务员,大学毕业生
李小芳	女	30岁	凤凰航空公司乘务部八分部乘务员
小豆子	女	22岁	凤凰航空公司乘务部八分部乘务员
江雪竹	女	60岁	凤凰航空公司乘务培训中心主任,中国第一代空姐,后为童真继母
童 母	女	57岁	小学教师,童真母亲,后病故
文思琦	男	34岁	凤凰航空公司飞机总队机长,曾是蓝星儿的恋人,后爱上童真
方紫平	男	40岁	新世纪物业有限公司总经理,曾热烈追求童真,后成为赵亚岚的未婚夫
刘大川	男	41岁	外科医生,童真的丈夫,后离婚
童 父	男	60岁	铁路调度室巡视员,童真的父亲
张 鹏	男	29岁	凤凰航空公司乘务部八分部4号乘务长,后辞职
宋小勇	男	22岁	北京航空学院学生,林秋妹的绍兴同乡,并与林秋妹相爱
梁 山	男	28岁	出租车司机,林秋妹的追求者

吴荣达 男 30岁 商人,蓝星儿的追求者

另有乘务员、机组成员、乘务部领导、乘务员亲属、培训中心教官、学员、商界人士、航空公司驻外办事处职员、外航乘务员、中外旅客等。

序

莽莽苍苍的移动着的世界。

有许许多多叫得出名堂来的事物，但是一切都在柔和的相互接触中融合和消逝。

穿出羽絮般的空中大道，海洋犹如天空，还是天空犹如深不可测的海洋，大气层模糊了这其间的区别。有一些飞翔的精灵，白色的羽翮与铅色的背景有一种意想不到的鲜明和生动。

这像是一种不可名状的生命进逼。

又是无休止地重复着的云层，在崩溃着、消散着、聚堆着、膨胀着的云层里穿越，一如攀登白色的险壁峭崖，世界真是有那么多、那么多的白色障碍。

只是瞬间的工夫，地面又极为清晰地，不，是人类文明又极为清晰和简约地铺展开来，可以见到城市街道里频繁浮动着的甲虫似的汽车，河流上的船只成了滞留在水上的屋子，田野上那些黄色的人工机械也像一朵朵小小的矢车菊。很快，大片大片清新和原始的山野丘陵扑面而来，包括一些没有篱笆和界碑划分开来的无名领地。

这一些，终究是一片脚下的世界。在这一片有时旋转着、有时悠悠荡荡漂浮着的世界上面，是不是还有着一片灵魂的天地？是不是诗歌一般的蓝天梦幻曲也在云空里飘荡？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这一切都是从舷窗里望出去的风景。本片将要介绍的女人们，那些穿着航空制服被人们喊做“空姐”的女人们，被巨大的波音747客机带入无比辽阔的云空。

片名：中国空姐

第一集

夜航。

长长的波音747/400飞机客舱,幽幽的侧灯给在座椅上安睡的人们带来一种朦胧的温馨。

一个空姐的背影。她撩开后厨房的门帘,步入D舱,然后慢慢地巡视着客舱。

随着她的视线可以看到,旅客们几乎都在梦乡之中。这位巡视客舱的空姐缓缓地行进着,偶尔弯下腰来替旅客盖好毛毯,或者将掉在地上的枕头捡起来,垫在旅客的头侧。一切都是轻轻的,悄悄的。客舱内也因此显得格外静谧和安详。

这位空姐的脚步已步入O舱,在过道中行进的,仍然是她的背影。看得出来,她已不再年轻,但她稳健却又不失柔和的步姿依然显示着女性的魅力。她边走边左右观察着,在她的背影里,能够感觉到她曾经过的训练。

她又弯下腰去。

驾驶舱里也是一片静谧。

机长文思琦端坐着,尽管窗外是一片漆黑,他仍旧目不斜视地看着前方,戴白手套的手搭在操纵杆上。

他的助手坐在左侧的位置上,也是这样的神态。精神的高度集中,使他们的面色多少有点过于严峻。

远程巡航,使得座前的一大片仪表不时地出现着准确无误的指示。

窗外,天空一片晴朗,几乎没有一朵云。从很远很远的天际处,默默地飘起了一抹荧光似的曙色。

文思琦的面庞轻轻一仰,嘴角浮起一丝轻松。

他的助手从仪表上收回目光,轻轻地说了句:“已经进入国境了。”

文思琦点点头。

旋转着的雷达。

塔台,矗立在机场那片影影绰绰的建筑群中。四周都是大玻璃窗的塔台指挥室在这静静的清晨里竟有一种神圣的气氛。

机坪,薄薄的晨光。

宽阔的跑道。

已经步入B舱的空姐通过旋转式的楼梯走向上舱。也许是为了保持安静,她尽可能地放轻自己的脚步,使台阶上的这一双女人的小腿显得尤其柔和与优雅。她的背影出现在上舱,在望了望舱内情况后又转身步入上舱厨房。正在厨房一侧倒着茶水的空姐蓝星儿侧过脸来,莞尔一笑:“童真姐。”

这位被叫做童真的空姐便是执行这次航班任务的乘务组主任乘务长。她朝蓝星儿微微一笑,笑容里透出一种温和与典雅。

童真走到蓝星儿身旁,用手指轻轻碰了碰她的额头,然后朝驾驶舱方向使了使眼色。

蓝星儿会意地一笑。

童真转身又步下楼梯。

蓝星儿专注地投入工作,她那几乎无懈可击的体形和此刻失去了笑容的脸庞竟有一种冷傲的美丽。

童真在A舱与B舱连接处的乘务员座位边站住了。

座位上假寐着的2号乘务长赵亚岚睁开了眼皮:“童真。”

童真笑笑,轻轻地坐了下来。

赵亚岚附在童真耳边悄声说了一句什么,两人都漾开了笑脸。

仿佛在此刻才感到了疲倦,童真系紧了安全带,仰在靠椅上,闭上了眼睛。

赵亚岚用手搓了搓脸。

多么宁静安详的夜航呀。

上舱。蓝星儿端着茶盘步向驾驶舱。

她突然意识到什么似的,稳了稳脚跟,又继续前去。

驾驶舱内,文思琦也感觉到了什么,他紧紧地握住操纵杆……判断,或者是决定着。

蓝星儿将茶杯递向文思琦:“思琦。”

文思琦没有接,也没有转过身来,他突然拨亮了指示灯,然后拿起电话。

蓝星儿悟到了什么,急速转身走向舱外。

A舱的指示灯随着一声音响亮了:请系好安全带!

童真已在接电话:“好的,明白。”

整个客舱里响起了童真柔和但又是无可置疑的声音:“女士们、先生们,飞机现在有些颠簸,请您在原座位坐好,系好安全带,请不要吸烟,并在指示灯熄灭前不要使用厕所。在这段时间里,我们将停止一切服务供应。谢谢。”

接着又是一遍流利的英语广播。

在这期间,赵亚岚已起身巡视客舱,进行安全检查。飞机已处在轻微的颠簸状态中。

赵亚岚步入O舱时,4号乘务长张鹏正在为一位仍旧睡着的旅客系安全带,他抬起头来,赵亚岚已在他面前站住。

张鹏的目光流露出一些爱意:“亚岚……”

赵亚岚笑笑:“张鹏,注意力集中。”

她说着,又转身走去。

张鹏也一笑。

驾驶舱。看得出文思琦为了保持机翼水平,尽可能柔和地控制着姿态。

他的助手正在与地面联系:“……文机长已经作出判断,我们遇到的将是越来越强烈的垂直气流,请求改变高度,改变高度……”

文思琦的眼睛紧紧地盯住ADI仪表。

地面总控室。

各种仪表的荧光屏在闪现着。

值班指挥神色严峻地呼喊着重。

但是，一切都显得有条不紊。

文思琦神情专注地紧盯着仪表。

窗外的天空已浮现淡淡的青色。

尽管文思琦极其到位的驾驶能力发挥出色，但是恶劣的气候仍使飞机处在颠簸之中。

长长的客舱里，人们都静静地坐在起伏的座位里。

穿着制服的空姐们虽然也坐在自己的座位上，但都集中精神注视着舱内。

童真和赵亚岚并肩坐着，她们都感觉到机体的抖动又有所加剧。

客舱内，仍然秩序井然。

但是，意外的情况发生了。离童真座位不远处的一位男性旅客站了起来，向A舱的厕所走去。

童真下意识意识地想站起来，但是安全带拉住了她，与此同时，她已向旅客发出了警告：“先生，现在飞机遇到颠簸，请回原座位坐好，快，请回原座位坐好。”

旅客捂着肚子：“我……我受不了。”

就在刹那间，飞机突然又一阵剧烈颠簸，然后是一阵下沉，那位男性旅客被抛了起来。在这瞬间，几乎是一种下意识的反应，童真解开了自己的安全带，伸开双臂朝旅客扑了过去。伴之而起的是四周一片惊恐的喊声。

童真紧紧地抱住了重重摔下来的旅客。

结果是，童真像一块及时而至的软垫一样垫在了旅客的身下，那位男性旅客安然无恙，而童真的头颅重重地砸在了座椅之间，小腿也扭在了扶手里。

童真昏了过去。

晨晖里的机坪。

救护车和一些小车急速驶过。

跑道上，巨大的波音747/400飞机呼啸着擦地而过。

黄色的引导车自信地顾自前行。

救护车的出现,使得首都机场清晨的安静已不复存在。但是,当代最先进的庞然大物——波音747/400飞机完好无损地回来了。

舱门打开了,躺在担架上的童真被抬了出来。

舱门口,那位被童真救护了的旅客想冲出来与童真的担架一同步下舷梯,但被赵亚岚拦住了。

赵亚岚平静地瞥了一眼。

旅客已满脸泪水。

从舱内传出来的是空姐的声音:“……在这段旅途中,您选择乘坐了中国凤凰航空公司的班机,我们表示衷心感谢,并欢迎您再次乘坐中国凤凰航空公司班机,祝您旅途愉快,再见。”

接下去是英语广播。

童真的担架步下舷梯。

童真依然昏迷。

无数的拥挤的人头。

这是北京火车站站前广场。刚好有几班火车到达,旅客们往外拥着。

只有一位女人,逆人流而进。

她是江雪竹,凤凰航空公司乘务培训中心的主任,中国第一代空姐。她竭尽全力挤向车站,满头银丝在晨光里晃动着。

北京四元桥。

青灰色的纵横交错的线条中,一辆小红车疾驶而来。

驾车人是蓝星儿。

江雪竹已经奔进站台,奔到了火车站调度室窗前。

窗内,童真的父亲,也是两鬓染霜的一位老人,正对着话筒在呼喊着什么。

江雪竹站住了,眯起了自己的眼睛。

窗内的童真父亲下意识地感觉到了什么。他转过头来,目光越过了这间足有百把平方米的大调度室,越过了许多张办公桌和忙碌的人群。

也许是江雪竹凝重的面色使童真父亲显得有些慌乱。

清晨的站台,有一些丝丝缕缕的淡雾。

医院急救室门外的大厅。

张鹏及一些空姐们焦急地等待着。机长文思琦和赵亚岚在低声说着什么。

大门外步进几位领导干部模样的人,文思琦和赵亚岚迎上去,然后一起走进一旁的医生办公室。

急救室大门移开,一位医生毫无表情地步出。

空姐们迎上去,想打听什么,医生目不旁视地走进办公室。

办公室里的赵亚岚正说着:“……遇到这样的颠簸情况……”突然,她停住了,她看见了进门的医生,她脱口而出:“大夫,童真她……”

医生的语言也不带任何表情:“对不起,现在还没有到回答你的时候。”

一位40岁左右的男人从楼道内冲出,跳上了红色的奥拓轿车。他是刘大川,童真的丈夫,是这个城市里屈指可数的年轻的主任外科医生。

蓝星儿的车没有熄火,待刘大川一跳上,车便飞速而去。

夏日的风飘起了蓝星儿的黑发。

刘大川满脸焦虑。

穿过地铁车站的列车。

从大玻璃窗望进去,江雪竹和童真的父亲挤在人群中。

江雪竹还不停地在说着什么。

医生办公室内。

一位领导模样的人:“听了你们刚才的介绍,我非常满意。刚才我去看了,根据仪表的记录,文思琦同志,你们遇到的这次严重颠簸是我们大陆飞行史上罕见的,你采取的措施和具体的实施操作都是非常恰当的,谢谢你了。”

更为年长的领导:“童真不容易啊,像她这样冲上去保护旅客,不亚于战争年代在敌人的炮弹袭来时冲上去舍身救战友。我会向总裁建议,表彰童真

同志。”

赵亚岚：“谢谢领导。这次颠簸刚起来时，我们按照机长的命令，十三位乘务员对全体客人都进行了检查，如果没有这位急于上厕所的客人，本来不会发生任何事故。不过领导也经常要求我们，像这样的情况发生时，我们都应当，我想，我们都会冲上去保护客人。”

文思琦瞟了一眼赵亚岚。

赵亚岚：“童真乘务长是好样的，她这样说也这样做了。”

更为年长的领导：“我多次听乘务部领导说过，新组建的八分部有一个优秀的乘务组，看来就是你们乘务组了。赵亚岚同志，你是2号？”

赵亚岚浅浅一笑，笑得非常矜持：“……我是童真的助手。”

文思琦又瞟了一眼赵亚岚。

医院走廊，几位报社记者走向急救室大门。

赵亚岚、文思琦等人步出医生办公室，恰好碰上这些手持照相机和笔记本的记者。

某记者：“哟，碰上空姐了。请问，童真乘务长……”

赵亚岚回头向两位领导征求了一下眼色：“对不起，童真还在急救室内，请你们改日、改日……”

但是几位记者似乎不听劝阻，仍然往里走去。

走廊尽头是医院大门的门厅，远远地能够看见蓝星儿和刘大川、江雪竹和童真的父亲也赶到了医院。

急救室大门敞开了，童真在护士的搀扶下出现了，她并没有一般病人常见的那种蓬松着头发满脸苦痛的样子。她笑咪咪地出现在众人面前。但是终究是昏厥后的苏醒，总是显得典雅优柔的脸上，此刻反倒多了一点点妩媚。

几位空姐拥了上去。

已经步至走廊口的记者们赶紧上前几步，他们急于想采访到童真此时此刻的真实想法。那位年长的领导又拦住了他们：“记者同志们，谢谢你们对我们工作的支持，这次988航班遇到的严重颠簸，确实是极为少见的，希望你们宣传童真同志和整个乘务组的精神，宣传文思琦机长，哦，就是这位同志，

是他那高超的驾驶技术,才使得我们的波音747/400飞机转危为安。”

赵亚岚直奔童真而去。

文思琦已经发现了从走廊那端进来的蓝星儿,他没有顾及这里的记者采访,穿过记者群,迎向蓝星儿。

急救室外大厅。

赵亚岚已经在童真身旁:“童真,来了许多报社记者,刚才你一直在里面,我把他们留住了,现在你得好好跟他们谈一谈,刚才头头也这样要求啊。”

童真只是嘻嘻一笑:“你瞧,我的腿还不利索哩。”

赵亚岚:“现在不需要腿,只需要嘴,懂吗?嘴。”

记者们已到了童真身旁。

某女记者抢先:“童真女士,先问句题外话,你是女强人协会的吗?”

童真一愣。

人们开始围住了童真。文思琦这时却截住了蓝星儿,将自己的手臂围上了蓝星儿的肩膀,他俩转身走上已经悄无声息的走廊。

走廊那端已斜斜地射进来朦胧的晨光,渐渐走远的文思琦好像轻轻地吻了一下蓝星儿的鬓发。

江雪竹和童真的父亲望着已经清醒的童真都松了一口气,江雪竹又看看童真父亲的满面倦容,多少有点担忧。

赵亚岚走近他们:“童师傅,您好,请放心。江老师,刚才医生说,童真还需要住院观察几天,她的腿也需要请中医来进行按摩治疗。”

江雪竹点点头,她看见了刘大川:“大川,怎么不过去?”

刘大川:“在采访呢。”

童真:“……请大家不要奇怪,我现在想起来真的有点后怕,我不想接受你们的采访,我也不想请你们报道这件事。飞机上的工作是不能有半点马虎的,从来不允许有丝毫松懈,我们有三十多年的安全飞行历史。我们不要去制造一种紧张气氛。你们想想,将空中可能出现的危险拿到报纸上去到处渲